

# 闫沛东一直在“忽悠”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刘志浩

从去年9月到今年12月,在淡出公众视野的一年多时间里,当初的曹操墓打假主力闫沛东仍在低调“考察”,行迹飘忽于冀豫鲁三省,甚至聊城的曹植墓也留下过闫沛东的“忽悠”和足迹。

这个“听着不太靠谱”的“三国专家”,尽管“忽悠”的规模越来越小,但他如何能撼动严肃而权威的考古界并掀起风浪,却耐人寻味。



▲闫沛东(左一)与“山尖子”等人“考察”索井村古墓。

被通缉的逃犯成了专家,打假者竟是骗子,这一切比电视里演的警匪剧还精彩。

12月4日,河北邢台桥东警方发布一则追缉消息,曹操墓真假之争中的“倒曹派”主力闫沛东,真名胡泽军,是一名被通缉的诈骗犯。

自2009年底河南安阳宣布发现曹操墓,闫沛东便以河北学者身份质疑安阳曹操墓造假,声称手握安阳造假铁证,高调“打假”,迅速蹿红。2010年9月,因媒体披露其四重身份均涉嫌造假,闫沛东又迅速淡出。现在,“专家”又被打回原形,身份逆转之大,令人咋舌。

2010年9月至今一年多时间,闫沛东行踪何处?是否真的销声匿迹?本报记者走访河北邢台、邯郸两地,追踪闫的行迹。

## “有什么事找我摆平”

“他这个人有些神秘,不止一次跟我说过,有事可以找他,可是从来也没见他给谁帮过什么忙。”12月9日,在胡泽军老家河北省邢台市任县于盟庄村,一位邻居如此描述在老家的闫沛东。

一条死胡同最里面,有一栋普通民房,门上的锁锈迹斑斑,门前停着一辆用塑料布盖着的拖拉机——这就是闫沛东位于盟庄村的老家,外表看来,这与村里其他农家并无二致。

“这些年他也回来过,今年回来过的年,还来我家坐了坐。”邻居告诉记者,当时闫沛东喝了一些酒,跟以前相比,他的话多了不少。“他一个劲地说,‘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给你摆平。’”

这句话,闫沛东给村子里很多人说过,但“也就是说,从来没见过他给谁帮过忙”。谈起这个常年在外的亲戚,闫的一位侄子很不以为意,“谁知道他整天在外面忙活啥!”

而平时闫沛东给亲戚邻居留下的印象是“神秘”。

“平时就算在家里,也很少跟人打交道。”一位四十来岁的男村民皱着眉头回忆。

关于闫的学历,村民的印象是“好像上过中学,在栗村中学上的”。而本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栗村中学并无此人档案。

就是这个连学历都很模糊的胡泽军,一个爱读三国的农民,却在2010年曹操墓真假之争中摇身一变,成为河北籍学者闫沛东,甚至被称为“倒曹派”代表,搅起无数风浪。

## “2011年要把曹植墓炒起来”

小人物闫沛东的发迹,离不开河南安阳曹操墓激烈的真假之争。

2009年12月,河南安阳宣布,在其境内发现曹操墓,但并未给出强有力的证据,引发各方争议。就在此时,“河北学者”闫沛东登场。

2010年9月,在媒体披露闫沛东所谓“联合国世界新经济(中国)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文

化发展内参》执行总编、“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北京龙腾盛世旅游文化信息咨询中心”主任四重身份均为造假后,闫沛东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但此后闫沛东并没闲着,本报记者调查发现,2010年9月之后,闫沛东仍在四处“考察”,行迹主要飘忽于冀豫鲁三地。

2010年12月,闫沛东曾到过河南“濮阳古玩城”,并给当地网友“虚竹”留下自己的照片。“虚竹”在博客中写道,照相馆拍照人员描述当时的闫“风尘仆仆”,穿风衣戴墨镜,衣着有些脏乱。

2011年1月,闫沛东前往山东聊城考察阿鱼山曹植墓。这次他是不请自到,到了聊城后才主动联系当地媒体。

“这个人挺能说的。”接触过闫沛东的聊城记者回忆,当时他正在外面采访,闫突然给他发来短信,称正在聊城考察。

由于之前做过聊城曹植墓的稿件,该记者推测,闫沛东“可能是通过报社热线电话联系到我的”。

“不像学者,看起来没有网上那么风光。”这位记者说,当时闫沛东身着白衬衫和深色外衣,还戴着黑礼帽和眼镜,给他的感觉是有些落魄。

步行半日考察中,闫沛东与该记者大谈曹操墓以及东阿曹植墓的情况。闫告诉记者,他正在山东搞一个旅游开发项目,还称“这里丰富的三国文化资源足以让聊城成为又一个‘三国文化之乡’”。

当天,闫沛东与记者回到东阿县城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记者请他喝了一碗米粉后,一同去了东阿县文化局。面对文化局局长,闫沛东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声称2011年要把曹植墓炒起来。

在回去的路上,闫沛东声称聊城大学有一个朋友在等他,然后下车便没了踪迹。

1月24日,该记者突然收到闫沛东一条信息,称他将与某国家领导人共同努力,支持曹植墓旅游开发项目。“不过我感觉很不靠谱,就没回他。”该记者回忆。

## “我们不是一路的”

自1月份聊城之行后,闫沛东又“潜水”了。

直到8月份,曹操墓贴吧出现一则“闫沛东等专家到磁县索井村实地考察曹植墓”的帖子。

帖子中写道,“8月3日,受索井人的邀请,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闫沛东先生与邯郸地方文化研究会等一行十余人,亲赴索井村并实地考察‘山尖子’论证的曹植墓。”

“山尖子”是邯郸人张立刚的网名。2009年8月起,张立刚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断贴出文章,认为曹操墓可能在自己的老家邯郸磁县索井村。但因为张的推测来自风水而没有考古方面的证据,很少有人对他的观点感兴趣。

当记者问起8月是否曾邀请闫沛东前往索井村考察时,张立刚立刻予以否认,“闫沛东不是我请的。”张称,此前他从没跟闫



▲闫沛东在邢台任县于盟庄村的老家。 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沛东有过接触。当天原定计划是他带领邯郸地方文化研究会的一行人去考察,而闫沛东则与邯郸某煤矿的一个索井村人来到村里,是凑巧之下同行的。

张立刚说,闫沛东那天没说什么话,问到他索井村陵墓的看法,就说了句“比我预想的好”。

张立刚记得,闫沛东倒是给了村干部一些村子发展的建议。“他说山区梯田种玉米太可惜了,应该种中药材提高经济效益。”这让张立刚失望之余有些啼笑皆非。

“我们不是一路的。”邯郸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绍健证实了张立刚的话。“说起来,闫沛东还给我们投过一次稿。”李绍健是《邯郸人文》的主编,该刊2010年第五期刊出《梁山好汉玉麒麟卢俊义》一文,署名者为“闫沛东,邢台人,历史文化学者,现供职于北京某文化公司”。

“当时他在网上给我们的邮箱投稿子,对他的身份我不是很了解。”李绍健解释,“稿子写得没什么问题,就用了,但没有给稿费。”

“感觉这个人不大靠谱。”李绍健回忆说。

尽管考察时闫沛东在索井村只说了句“比我预想的好”,但事后在微博里,闫沛东却洋洋洒洒发表了他对索井村古墓的见解:“也许索井村疑似曹操墓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影。”他还建议索井村构建“三位一体”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新格局。

虽然闫沛东自称“河北学者”,从事“三国文化学术研究及魏晋南北朝考古21年”,但记者采访的邯郸多位研究三国曹魏的人士均表示,与闫沛东接触极为有限,有些人甚至从没见过,而接触过的人普遍感觉闫沛东说话“比较大”。

## “警方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如果一直这样低调“考察”下去,闫沛东或许不会引起人们

更多关注,但12月4日邢台桥东警方的一则微博,将闫沛东再次推向前台。

其实发布微博之前,邢台警方已经开始对闫沛东的抓捕。

“警方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了解此事经过的一位内部人士透露,今年10月份全国公安开展“清网行动”,邢台警方对一些案子加大了侦查力度,其中就涉及2006年胡泽军诈骗案。

但当警方了解到闫沛东就是胡泽军并赶到其位于任县的出租屋时,却扑了空——胡泽军离开已有一个月。

从他租房子的情况看,闫沛东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房子20平方米左右,每月租金100元。

至此,案件陷入僵局。警方正在犹豫是否把案件公开,12月3日百度“闫沛东吧”的一个帖子,将事情推到了不得不公开的地步。

这篇名为“惊天发现,闫沛东的真实身份”的帖子称“闫沛东”就是胡泽军,并称胡泽军曾骗其2万元钱。

于是,12月4日,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微博爆出“闫沛东”即为嫌犯胡泽军的惊人消息。

出人意料的是,即使被公开追缉,闫沛东仍于12月6日和8日发出两条新微博。第一条嘲讽警方,“腾讯网记者到邢台采访,遇车祸,司机昏迷不醒,桥东警方鉴定后说:‘脑死亡,没救了!’司机苏醒,抬头欲说话,腾讯网记者说:‘不许动,你不懂的,要相信警察!’”

第二条微博口气放软,称“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微博中又更新了胡泽军的三重身份,“原平乡县公安交警大队政办室协警,《河北法制报》邢台记者站发行部主任,现任职于公安部《现代世界警察》杂志河北工作站”。

经媒体查证,这三重身份都不符合事实,又是闫沛东的“忽悠之举”。

但闫沛东因此被网友们封为“史上最高调的逃犯”。

## 专家观点

### “闫能浑水摸鱼 跟大环境有关”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廖雯颖

在诈骗犯胡泽军和“学者”闫沛东两者之间的互变中,人们感兴趣的是,闫沛东身后是否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一个小人物如何能撼动一向严肃而权威的考古界?

12月10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认为出现“闫沛东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考古学界缺乏真正能服众的权威。

“大家采取一种互相默许的态度,你不拆我的台,我也不拆你的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知道闫沛东可能是骗子,但各方面出于利益考虑,希望利用其名气,便默不作声保持“中立”。而闫沛东之所以能浑水摸鱼,也跟这种大环境有关,“这是很不好”的风气。

而在这次“闫沛东事件”中,地方利益也是搅浑学术之争的重要推手。吴锐认为,在还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安阳就先认定其为曹操墓,“明显不符合学术规范,只能归结到其他利益方面。要是没好处,当地政府能争得那么厉害么?”

吴锐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权威第三方介入。比如邀请台湾故宫研究院出面,曹操墓出土的东西是真是假,他们很容易就能鉴别出来,“但目前在大陆缺乏这种真正的权威。”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杜金鹏认为,考古学界存在信任危机,考古发现的认证和发布制度亟待改革。谁有资格有权力认证、发布考古发现,必须尽早制订专门的行业规范,建立权威的认证和发布制度。

原安阳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告诉本报记者,因为闫沛东所谓“造假铁证”风波,自己已被排挤出考古队。闫沛东来历不明、行踪神秘,公众却宁可信他而不相信真正的专家学者,这让潘伟斌很痛心。学术争论很正常,但“学术的问题应该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围观的方式”。

当权威遭遇信任危机,当民意不受理性约束而泛滥,当地方利益之争在幕后操盘,闫沛东,一介草民,骗术未见高明,却深谙如何代表“民意”引导舆论,游走于利用与反利用之间,应势而生一炮而红,也可谓时造“英雄”。